



挑灯小语

花落知多少

□ 任翔宇



从《人世间》跳到《相逢时节》，除了雷佳音的大头，其他的都变了。而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直面人间的态度，《人世间》里，无论人情冷暖、世道沧桑，都因为坚定而朴实的人生信条而荣辱不惊，《相逢时节》里，是强者养成记，家庭、社会，重压或者人生陷阱，都因为坚强直面而宛如通关打卡，血战到底。

很难讲哪一种情景更吸引人更打动人，生活中的面对，没有对错；人世间的相逢，不是落花时节，就是蓦然回首——没有经历离别的百感交集，不会有相逢时节沉默良久。

成年人的世界，你如果当它是故事，那不一定传奇，但是你如果当它是年轮，总会有些跳出你思维的轨迹。

《相逢时节》改编自阿耐所著小说《落花时节》，主角是简宏成和宁宥，在剧中由雷佳音和袁泉饰演。临水市农机二厂厂长简志国的儿子简宏成在大学里对文静漂亮的宁宥一见倾心，却一再遭到拒绝，直到毕业后宁宥嫁人，简宏成才死心。简志国因早年与职工崔浩发生口角被刺伤，身体大不如前，为了给年幼的简宏成保住厂子的承包权，强迫女儿简敏敏与他的徒弟张立新结婚，暂时代管工厂。张立新却暗中夺权，在简父去世后，迫简宏成远走他乡。多年

后，宁宥遭到老公背叛，果断离婚。已白手起家的简宏成得知张立新要变卖老厂地皮抵债，不忍父亲的心血被糟蹋，回乡想要保住地皮，因此和宁宥重逢，终于知道宁宥一再拒绝他背后的原因，她竟是崔浩的女儿。简宏成依法依理地逐一解决张立新留下的烂摊子，宁宥的弟弟宁恕却不断从中作梗。简宏成和宁宥合力阻止双方不理智的至亲，面对多如牛毛的琐事，二人深感中年之痛，好在他们重新认识了彼此，也认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非要把《相逢时节》和《人世间》做点联系，那也许就是都算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人生里寻找自己安放心灵的执念吧。

周秉坤的态度，是接受现实。到木材厂，与郑娟结婚，换房子，生子，与曹德宝乔春燕分道扬镳，甚至连和骆士宾在机场的打斗，都不是周秉坤主动挑起，这个家里的老幺，面对生活的状态，是先接受，再努力改变，争取更好。

简宏成的态度，是先不着急，先找到本质。拿地，上市，处理债务危机，处理家庭矛盾，甚至是处理前姐夫与姐姐罗圈架，都是一个路子，先找到要害，但是并不咄咄逼人，争取的，是混沌局面里一个多方都能接受最佳的结果。

冬奥结束了冬残奥会又来，无论是

冬奥还是冬残奥选手，比赛中我们最常见的是他们专注的眼神和简单流畅的动作。那种简单来自于水滴石穿千锤百炼的磨砺和洗礼，把动作记忆变成肌肉记忆，把应激反应变成条件反射。生活呢？也许也差不多。光字片里几十年从盛到衰的日积月累不仅可以看清人心，也能够锻造品质，四五线小城到大都会的辗转前行，也能够更保留原始的一分初真。这些初真和品质，让简单成为终极，不必勉强自己。

如果宁恕可以这样简单，那即便是复仇，也无需绕更大的圈子牺牲到周围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曾珊可以这样简单，那即便是争利，也不至于被更决绝的遗弃弃之如敝履。

所以周秉坤的人世间里，是老百姓的简单生活，所以简宏成的相逢时节里，是力求化繁为简的见招拆招。欲望不一样，行为也不一样，棋局不一样，落子也不一样。别人的人生，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风景，只能看看，不能当真。因为没有办法复制。

人海啊，茫茫啊。在意花落多少的人，按照古龙的调子，是最寂寞的人，简简单单，旁若无人；按照孟夫子的调子，是最有世外趣味的人，简简单单，不论其他。

网络剧同样内容为王

近年来，网络剧与传统电视剧文艺创作标准逐渐趋同，网络剧的内容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迭代。创作越发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深度介入社会现实逐渐成为网络剧发展新气象。

新气象首先表现在网络剧对时代变革题材的介入。这些网络剧试图在传统主旋律叙事与新生代网感叙事之间探索柔性表达的路径，形成一种生活化、浪漫化的美学风格，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脱贫攻坚题材剧《在希望的田野上》直面乡村社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青年视角真实刻画乡村生活，以影像的力量激励广大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助力乡村焕发新的活力。《扫黑风暴》根据轰动全国的真实案件改编，触及套路贷、行业垄断、暴力拆迁等社会痛点，弘扬了扫黑除恶、反腐倡廉的正气。《一起深呼吸》则开辟了网络剧在援外医疗领域的题材空白，体现了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道主义担当。

其次，新气象表现为对社会热点议题的介入。比如《爱很美味》呼应疫情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经验，以轻喜剧的形式展现而立之年的女性在婚恋和职场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在诙谐幽默中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八角亭迷雾》精心构筑复杂微妙的家庭关系，细腻刻画原生家庭悲剧中的心理创伤与修复。《女心理师》透视当下校园暴力、职场欺凌、产后抑郁等问题，呼吁人们关注心理健康。

此外，网络剧的现实主义也并不局限于当下时空，《赘婿》虽是古装片，却注入了当代性别平等的意识。《雪中悍刀行》突破传统武侠剧的叙事窠臼，细腻刻画主角的心理状态，在个体自由与济世担当的选择中展现人性与道义，是一种更契合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心理写实主义”。

第三，新气象还表现为对地方文旅传播的介入。《司藤》在云南实景拍摄，带火了云南清奇秀美的风景和本土特色建筑，被网友称赞为“云南旅游宣传片”。河南省洛阳市政府更是将《风起洛阳》作为重塑城市品牌、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的重要抓手。

总之，随着精品化发展不断深化，更多强调社会效益的网络剧涌现出来，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更能够培养观众的审美趣味，产生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价值。诚然，具有社会介入性的网络剧也会存在矛盾冲突套路化、剧情设计浮夸突兀等问题，这就要求网络剧的社会介入应真正“源于现实”，从丰富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但又“高于现实”，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反思性，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选自《学习强国》



从拼盘动画电影看到了什么



对于国产动画电影来说，《我们的冬奥》是值得记录的一笔。一方面，它是首部冬奥会吉祥物动画电影；另一方面，它以冰墩墩、雪容融为引，将众多国漫角色集结于一片，多元IP梦幻联动，既丰富了银幕动画形象，也是国漫创作一次难得的集体练兵。有趣的是，四个篇章里有两个篇章都出现了“哪吒”的动画形象，但人设、美术风格各不相同，从中能看出动画美学风格的传承和变迁，也引发新的思考。

《我们的冬奥》分为《冰雪玫瑰》《九月的冬季假日》《小虎妞奇梦记》《胖大圣借冰器》四个篇章，背后的制作团队包括“熊出没”“非人哉”以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他们的集结也被称为国漫“梦之队”。从内容方面来看，“熊出没”的《冰雪玫瑰》类型明显、炫技颇多；上美影的《胖大圣借冰器》寓教于乐，稳中求新；“小虎妞”艺术片风格明显，似乎更注重传承，如果不特别说明，把它混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术片里也不会觉得突兀。

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要数“非人哉”的《九月的冬季假日》。主人公九月因写不出方案被领导、客户微信“追杀”，遇到冰墩墩后成了它的临时家长，被裹挟着参加了各种冰雪运动。看似忙上加忙，最终反而因为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既解决了工作，又收获了快乐假期。这个故事在几个篇章里和冬奥元素结合最为密切，也顺便关怀了一把年轻上班族的现实烦恼。

“非人哉”的设定有点像将神话人物转写为现代上班族，并描述了他们的搞笑日常。其中哪吒的人物造型最初明显脱胎于上美影的《哪吒闹海》，后为适应现代神话改为普通小学生的样子，也沿用到电影篇章里。上美影的篇章里也出现了哪吒，造型是对“闹海”哪吒的经典复刻。导演曲强曾表示，创作这些经典形象，需要带着敬畏之心反复揣摩、参考原片。片尾名单中有很多打了黑框的名字，他们都是当年的设计者。

一部动画让两个不同时代的哪吒同时存在，且没有违和感，也许是因为观众早已习惯了五花八门的国漫哪吒形象。从顶着“烟熏妆”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骑机车的《新神榜：哪吒重生》，都从最初的颠覆到逐渐为人所接受。两个哪吒同唱一台戏，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非人哉”里的哪吒戏份，上美影篇章的哪吒更像为了满足情怀而出现的彩蛋。倘若“非人哉”是现代话剧类型可以尽情创编，上美影则好比传统京剧、昆曲，在唱词里也要用“冰器”的典故去化解“滑雪板”的现代感，这或许也是传统的创新之累。

不过，如果没有上美影的经典哪吒，包括上美影当下对这些经典IP的不断拓展激活，恐怕也没有“非人哉”大胆颠覆的哪吒形象。正如曲强所说，大银幕上两代哪吒同台是个好现象，经典创作吸引更多人重新解读、演

绎，让哪吒更加多姿多彩。也许后面还会出现新的哪吒，但经典还是经典。

在上映前，“小虎妞”的部分是最神秘的。只因木偶片实在冷门，连阅片无数的国漫爱好者都搞不清这是个原创故事，还是哪部漏看了的IP。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小虎妞”的动画导演和制片非常低调地坐在最后一排观影，等被叫上台去发言时，导演庄昊说了一句非常令人动容的话：“上一部在大银幕上看到的木偶动画还是2006年的《西岳奇童》，我们来，是想证明木偶动画还活着。”

尽管拼盘电影有褒有贬，但集萃模式其实很适合动画。从全片来看，三个亲子动画里加一个成人动画，三个IP作品里加一个原创故事，流行的二维、三维中带一个木偶类型，都给人一种相互帮扶、拉扯的感觉。动画市场还在拓展阶段，国漫确实需要抱团取暖和互相引流。

对于小众作品，自然需要更多普及、曝光的机会。此前各大戏曲“国家队”在B站竞相翻唱游戏《原神》中的插曲《神女劈观》，受到年轻人追捧，很多年轻人也由此接触到了精彩的地方戏曲文化。这也令人意识到，有一个话题作文同台切磋，能够有更多被关注和破圈的机会。也许拼盘电影未必要继续，但国漫不妨在大众话题下多尝试一些小作品、小彩蛋。同唱一台戏，有一个被大众看到的机会，才能更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观众群。 王文